

# 青年作家要有新使命新作为

## ——“鲁院一堂课”侧记

□本报记者 许 垠

初夏的北京,鲁迅文学院一派清凉,绿意葱茏,荷叶田田。作为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的活动之一,“鲁院一堂课”6月16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主持活动。他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加强对文学新力量的团结引领,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以《新的文化使命与新的文学作为——青年作家的创作与发展》为题,为青年作家们授课。白烨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密切关注着文学现场与新生力量。他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守正道、走大道”“多创新、出精品”“挑大梁、当主角”,这既是总书记对青年作家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的时代责任与文化使命。

白烨认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当代青年作家最需要充分认识和认真解决的关键问题。他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例阐述说,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有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留索夫等一批志在书写时代的伟大作家,他们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于我们极具启发意义。“我们不应孤立看待自己的写作,而应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时代中的‘这一个’,自己的创作是时代的一部分。与其做一个浑浑噩噩的时代随行者,不如做一个清醒自觉的时代先行者。要通过自己的写作为时代留影,让后人通过读我们的作品来认识这个时代。”

如何在各方面丰富和提升自己,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白烨对青年作家们提出三点建议与希望。

一是要专心致志,坚定文学追求的目标。现在很多青年作家虽然热爱文学,但与前辈作家相比仍然不够勤奋。白烨现场分享了前不久去宁夏西海固调研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一位农民作家在看了《平凡的世界》后,被作品中‘人生命运就在于关键几步的把控’的说法深深打动,做出了投身文学的重要决定,由此走上人生正道。他在自家院子里和屋外坡地种了一些东西,我问他种的是什么,他说是土豆。我说这地方干旱少雨,可能没什么收成。他说,重要的是我要把它种下去。”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姿态深深触动了白烨,“青年作家要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对文学的爱是否足够纯粹、坚定不移”。

二是要审时度势,确立清晰的文化坐标。当下文化场域与文学环境复杂缭乱,包括从事文学写作本身也有很多选择。是靠近传统、学习经典,还是靠近市场、趋向流行?“我就遇到过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游移,‘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很不确定。在传统文学写作领域写不出名堂,一时看不见希望,便转而去写网络小说,希望能一鸣惊人。”白烨觉得这些做法不可取,他以自己“站稳传统的位置、看好经典的摊子、守住主流的圈子”的经验为例,提出要“守常知变”“持经达变”,先守住最基本的东西,再去谈变化的可能。“青年作家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由此立足,才会有清晰的定位和足够的定力,使自己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不迷失、不忙乱。”

三是要守正创新,创建自己的艺术路标。青年作家需要在创作中增强自己的艺术辨识度,其途径就是出新求变。在白烨看来,艺术创新要注意技巧方面的创新,但决定作家创新能力与辨识度的,并不是单方面的某种能力,而是写作

者的综合能力。在这其中,作家在体验生活与阅读社会方面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更为重要,同时还要大量阅读经典作品,学习和借鉴有益的养分。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白烨谈到,“人民”与“生活”是合而为一的,青年作家要反思自己所了解的生活是否是“人民生活”,是否是劳动者的生活、奋斗者的生活。

提问交流环节,有作家问到,科幻小说如果想要超越《三体》,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白烨表示,《三体》开启了人文科幻的新空间,刘慈欣的作品科幻中有人文,有总体性的想象和设计。科幻创作要在与人文的结合和设计想象方面不断攀登新高度,而不是零敲碎打地专攻一隅。

有作家提问,当下青年作家如何定义自己介入时代的方式,未来文学史会不会变成非线性的存在?白烨谈到,青年作家在阅读生活的过程中要建立自己对时代的认知与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因此还是要着眼于自己的感受与体验,而不是执着于某种表面性的写作。“当下已然出现两种对于文学经典的认识,一种是文学史经典,一种是读者经典。我们不必固守文学史家的角度,而是要增加对于大众阅读取向的关注。”

也有作家问到,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作家对乡村不够熟悉,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乡土又与当下有很大不同,应该如何更好融入乡土主题创作?白烨回答说,创作要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感受,城市的青年作家不必非得去写乡村题材,因为当下的都市生活浓缩了时代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写作的素材与故事,当代文学需要更多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此外,乡土书写在乡镇生活、县城生活、城乡交叉等方面,完全有可能开出新的生面,做出新的文章。

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参加活动。

融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宽,文学作品的受众群体也变得更加多元和广泛。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青年作家站在时代前沿,如何突破圈层壁垒,让优质内容抵达更广泛读者,成为青年创作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6月17日,作为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的活动之一,“中国文学新力量圆桌派”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主持活动。37位青年作家和来自文学期刊、出版方、平台方的代表展开充分交流。

### 真诚的文学表达永远不会辜负

无论在哪个时代,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穿透时光的喧嚣,直抵人心。与会青年作家普遍谈到,无论在传统期刊还是新兴互联网媒介,那些用心写下的文字,终会遇见懂得欣赏的读者。跨越媒介的共鸣,让创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双向滋养,带来人与人之间极其珍贵的情感体验。

“我们总以为青春的浪潮会越来越高,但其实青春退潮后,岸上留下的才是生活的真相,是一地的玻璃瓶和鱼骨头。”青年作家庞羽谈到,每个人都在成长,“迎接我们的是更复杂、更具体的生活,所以写作也必须落足地、走上岸,走入摸得着的人群之中”。她表示,自己将继续努力为小人物立传,将生活的“碳”变为文字的“钻石”。

在青年作家史明琦看来,在当下文学现场,青年写作有两种“被看见”:你在写作的时候被看见,你的作品被看见。许多青年作家都做到了前者,而后者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认为,不只有读者在融媒体之中,其实作者也在融媒体之中,这对于写作而言是利好的。“破圈需要我们认真做事情,而且最好多做一点,毕竟写作是一件论心不论技的事,真诚的表达永远不会被辜负。”

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在社交媒体上化身“六边形战士”,大家纷纷开设社交平台账号,分享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和写作经验,擦亮文学的“能见度”,让文学的辉光照亮更多人。青年作家周婉京就是一边写作,一边做读书类视频博主,同时她还是一名教创意写作的高校教师。她从这些身份切片入手,谈到对当下青年的观察。“当下青年的写作越来越多地来自二手经验和屏幕经验,在一手经验匮乏的时代,青年写作如何抵达真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与青年学生的沟通交流中,她发现青年写作也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它让情感和记忆能够被贮藏,酿造和安放,以此治愈读者。

不断行走,不断接触新的人群,也是获得丰富写作经验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青年自由撰稿人智啊威坚持游走、记录和采访,以此拓宽自己生活、写作和认知的边界。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理解了人的多样性,而持续不断的写作也让他意识到,要透过生活的表面来书写深层的社会肌理,“比如写农村,要通过有意味的文学细节来展现农村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和心态变化,这是一件有价值和挑战性的事。”

### 在流量时代增强议题设置的能力

从过去的新华书店发行到“电商渠道+新媒体渠道”,当下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发行逻辑已发生了极大改变。随着出版格局的深刻变化,出版产业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行业模式。谈及出版行业的新探索,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方认为,在传播逻辑方面,关注一本书的“核心卖点”依然有用,但这个时代对内容传播而言更重要的是议题设置能力。“流量其实也是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否引得来、撑得起并形成转化,考验的是出版社的运营传播能力。”他建议青年作者要与出版机构建立更深的链接,找到更恰当的方式,让自己的作品抵达更大范围的读者。

如何让更多文字被“屏幕”展现?青年作家陈锦丞介绍了自己参与文学转化实践的经验。他参与创建的“银幕文学”品牌致力于将文学图书内容影像化、文学活动可视化,“尝试在文学资源上做增量,用增量去反哺文学”。青年作家周宏翔以刘慈欣《泥潭》预售破20万册的案例谈到文学传播的迭代性,他认为,在文学也趋近于“短平快”的时候,文学能否提供超越短视频的独特内容,带给新一代读者更新的东西,是青年创作群体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

作为影视创作的源头,当下影视市场对优质IP的需求依然非常强烈。爱奇艺影视文学研发中心IP采购总监朱丹青谈到,“短”是这两年影视行业的关键词。面对变化巨大的市场,所有的内容制作方和运营方都需要有相应调整。未来,内容创作者要持续深化影视转化的题材类型细分赛道,同时在内容体量上保持轻短化,“在创作表达上,我们欢迎青年创作者们创造更多新颖、先锋的作品”。

### 面对新的“读者时代”,文学要与普通人都有更深的“连接”

在B站上读书,在豆瓣、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上写作,已经逐渐成为青年一代获取知识、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媒介的多元化也让更多年轻人在互联网平台汲取精神食粮。B站泛知识增长合作资深运营李潇介绍说,B站泛知识群落创作者包括高校教师、作家、人文社科历史领域从业者等,内容以中长视频为主,时长在10分钟到半小时之内。她特别谈到,B站上一些文学对谈、演讲活动视频的弹幕量和互动量是非常高的,无论是原创还是二创剪辑,都有很强的文学性。一旦出现好的视频作品,用户特别

# 破圈·融合·共生

## ——中国文学新力量圆桌派观察

□本报记者 康春华

愿意参与讨论。她期待未来能够与作协、文学期刊、出版社等一起制作更有深度的好作品,助推文学在青年群体中的破圈跨界。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小红书的“生活记录”话题下,每天新诞生的文字数量达1亿字。小红书社区价值传播总监、身边写作大赛发起人夏美说,文字是小红书生活社区极为重要的载体,参与身边写作大赛的用户大多是业余作者。“借用一位老师的话说,写下这些文字的都还不是作家,但下一个作家可能就隐藏其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写作并不是从成为职业作家才开始的,而是随时随地开启记录,就可能破圈。”她谈到,“连接”是小红书写作的关键词。新的读者时代已经到来,读者遴选作者的方式越来越多,但无论怎样,文字依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当普通人有想表达的欲望,他们随手写下的几百字、几千字、几万字“究竟可以去往哪里”,这是爱奇艺身边工作室总监沈燕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她谈到,许多普通人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但如果有随时可供他们写作和表达的平台,或许可以帮他们更好满足创作的梦想。“也许经过大浪淘沙,几万个作者里最终只有几个最优秀的被看见。但有这样的空间,形成这样的微生态,都是有价值的。”

### 在转型中坚守文学本位

面对新的文学生态和传播格局,传统文学期刊如何转型,以更加活力奔涌的姿态进入新时代文学现场,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看来,良性的文学生态应当是编、创、读、评、推五位合一的状态。近些年,《人民文学》开展“人民阅卷”活动,持续深化推进“新浪潮”栏目建设,并参加各类线下书展、图书订货会等活动,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好迎接新媒体时代,塑造良性的文学生态。他表示,“破圈”核心还得靠作品,青年作家要有耐心把自己的作品打磨好。

“编辑一定不能只为‘理想读者’办刊和出书,我们努力的目标恰恰是将‘非理想读者’变为‘理想读者’,尽可能扩大‘理想读者’的范围。”《当代》主编徐晨亮发现,文学编辑的定位和职责正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与过去的编辑不同,今天的文学编辑更像是项目经理人、操盘手等角色,而破圈的有效性在于回归文学的本位。优质的文学作品要不断丰富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并提供真正有生命力的表达。

从2024年开始,作家出版社开展“青年作家扶持基金计划”,重点关注青年作家、新人作家和基层作家三类群体。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徐晓谈到,未来将继续加大青年作家扶持力度,创新青年作家出版模式,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更好平台。在做好编辑、出版扶持工作的同时,也要不断向青年学习,创新宣传思路,以融媒体的思维推介青年作家,助力文学破圈。

“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如何在分众化的数字世界里精准地找到读者?”《十月》主编季亚娅从近两年《十月》的青年策划谈起,认为当下的“青年”垂直至不同领域和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如何精准捕捉和连接,是文学期刊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学界更应该关注的是新媒体传播格局带来的写作观念和写作范式的变化,比如文学门类的共融和新写作类型的诞生,以及作家与AI伴生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写作伦理问题等。

青年作家徐海蛟的非虚构作品《还乡记》入选了2025年山东济南中考试题,《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由这一例子谈起,认为文学依然在持续给人温暖和希望。希望年轻一代的作者能真正写出当下的时代精神内核,既要写出生活的质感,也要体现对身边世界的观察能力、对爱的理解能力、对情感的感受与传达能力。尤其是AI时代,以写作的方式表达人工智能所不能提供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推动人类的思维向前发展,是写作的时代意义之一。

“新时代文学的山海盛景正等待我们去书写。”邱华栋在总结时表示,希望青年作家能进一步走出方寸天地,走进人民生活,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为中国文学的未来描绘多元和谐的美好蓝图。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黄国辉,副主任盛敏、王婉参加活动。



中国现代文学馆  
青年作家参观

摄影:王纪国、尹超